

革命故事



紅軍巧計滅白匪

黎連平等著

2/31

紅軍巧計滅白匪

黎連平等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這本書中有五篇革命故事，都是写紅軍时期在广东地区的对敌斗争的。“紅軍巧計灭白匪”写紅四师一个連在赤卫队和苏区人民的配合下，巧攻赤石，消灭白匪蔡騰輝部的故事；“突击赤石”写紅軍又一次攻占赤石的英勇战斗；“内外夹攻”写紅軍潛入敌陣，里应外合，一举歼灭“反共联防队”的故事；“冲出重围”写五个紅軍战士在敌人重重包围下，英勇杀敌，突围归队的故事；“我們的营长”写紅軍营长黄亚才負伤坚持指揮崗位及爱兵的动人故事。

这些故事全是真人真事。作者就是当时的紅軍或赤卫队员。

革 命 故 事

紅軍巧計灭白匪

黎連平等著

何澤华插图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書号1231 字數15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4 插頁5

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30,000册

定 价：(2)0.13元

目 次

紅軍巧計滅白匪	黎連平 (1)
突击赤石	叶 梅 (9)
内外夹攻	王永信 (14)
冲出重围	王永信 (17)
我們的营长	吳正貴 (23)

CAD36/09

紅軍巧計滅白匪

黎連平

1928年春节，“广东省海、陆丰剿赤先遣队”总指揮蔡騰輝，乘紅二師和紅四師离开赤石，分別出发攻打潮陽和南嶺的時候，率領正規軍和民團共兩千餘人，兵分三路，氣勢洶洶地來圍攻赤石。他狂妄地企圖先占赤石，再下梅壠，后克海、陸豐，從而徹底消滅蘇維埃政權。

當時守衛赤石的只有為數不多的赤衛隊，武器也差，雖然英勇地抵抗了一天，但最後不得不忍痛撤出。

敵人占領赤石之後，大肆燒殺掠奪，很多來不及躲開的群眾，犧牲在敵人的刺刀下。本來充滿着節日氣氛的赤石，霎時變成了人間地獄。

我們望着被烈火吞沒了的房屋，听着屠殺親人的槍聲，心象刀絞那樣疼痛。仇恨的怒火在胸膛里燃燒起來，我們決心要保衛用鮮血換來的政權，把敵人消滅在赤石。為此，中共東江特別委員會檄調留在該地區的紅四師一個連隊，會同赤衛隊六百多人，神不知鬼不曉地從四面八方趕來，將赤石圍了個水泄不通。

大年初二的晚上，我們一小部份人去執行迷惑和疲勞敵人的任務，冒着寒風，悄悄地爬上赤石北面的公子帽

山。登高往下一望，圩内灯火通明，鬧鬧嚷嚷，显然敌人还蒙在鼓里，正在高枕无忧地庆祝“胜利”呢！我們按照計劃，对着圩子“叭，叭，叭！”打了一排子枪，枪声伴着山音显得非常清脆。顿时，圩内灯火熄灭，嘈杂的声音也沉寂下来了。敌人既然已經注意我們了，我們就高举着刚点起的火把，向赤石移动，仍做进攻模样。看样子敌人还挺警觉，馬上投入战斗，密集的子彈向我們飞来，还有股敌人向山上蠢动，想找我們决战。当时，我們熄灭火把，悄悄地从小路撤回駐地。那晚上公子帽山非常熱鬧，枪声和“出来，土农民，我看見你啦”的喊叫声彻夜不断。我們听了几乎把牙笑掉，心想：“你們喊吧，我們睡舒服觉去了。”

黎明，公子帽山才象以前那样平靜下来。弄得筋疲力尽而又連个紅軍影子都沒看到的敌人，灰溜溜地滾回去了。

就这样，我們連續搞了几个晚上。开始，敌人还出来追一追，后来，他們就毫不在意了，任憑我們在山上怎么打枪，圩内灯光还是亮着，令人发噁的笑声还是响着。

敌人已失去了警惕。那末，第一步棋我們占了上风。

初五的夜晚，漆黑而沉寂，明亮的三星在空中閃爍着，一切都是这样安靜，誰能想到不久这里会有一場激烈的战斗呢？

就在那天晚上，紅四师那个連队悄悄地走进我的家

門。他們一共有一百九十多人，帶隊的是一个四川口音、高大个子的連長和一位姓陳的黨代表。一進門，戰士們就在院里、厨房里或隨便什么地方坐下來休息，不吸煙，不吵鬧。

我把帶隊的同志們讓到屋里。黨代表非常和藹可親，一見面就象老朋友似的拉着我的手談家常，最後他問我：“小伙子，快打仗了，你給我們當向导怎麼樣，怕嗎？”說實在的，敵我雙方共兩三千人的大戰鬥我還沒有參加過，想起來是有些怕，可是我是赤衛隊員，怎能把怕字說出口呢？我紅着臉干笑一下，低頭不語。他眨眨眼睛一下看穿我的心思，但沒有絲毫責難的表示，依然笑着說：“我們都是鬧革命的，應該勇敢頑強，再說子彈也沒長眼睛，哪能一下子就打上你呢。放心吧，跟着我和連長，保管沒錯。”話雖然不多，但他那輕鬆的口吻却已減去我幾分害怕，我鼓起勇氣說：“不要緊，你們要到哪兒？我就帶到哪兒。”

我願做向导的消息，很快就被全連戰士知道了，他們把我圍住，拉着我的手，用各種方言和我談話。我雖不懂他們的話，然而看他們那興高采烈的樣子，可以知道他們是在說：“有本地人帶路，就什麼顧慮也沒有了。”這種高昂的求戰情緒使我很感動，不禁捫心自問：“人家天南海北來到這裡替我們打反動派，情緒那樣高；可我这个本地人倒有點怕，真是！”這麼一想，仅剩的那點害怕心情，也

烟消云散了。

下半夜，我領着部隊順着崎嶇的山路，爬上赤石牙背後的公子帽山。連長和黨代表趴在一棵大松樹下觀察圩內的動靜。戰士們趴在他們後面做着戰鬥準備。夜里的寒風砭人肌骨，松濤低沉地吼叫，象是在抱怨寒風的無情。我忍着寒冷，抑制着內心的焦躁等待黎明。

晨曦趕走了黑暗，赤石的輪廓清晰地呈現在我們面前。那里除了一只“虎口余生”的公雞的啼晨聲外，幾乎聽不到任何音響。不用說，敵人正在甜睡，還不知道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鱉。

忽然，山右側的赤衛隊發起佯攻，要把敵人引入山坳內，讓紅軍聚而歼之。剎那間，口號和槍聲連成一片，打破了黎明的沉靜。

開始，敵人謹小慎微，只派出一小部份人倉皇應戰，打了一會之後，他們可能認為又是些土農民，沒什麼了不起的，於是傾巢而出，企圖一下子吃掉赤衛隊。赤衛隊見敵人已經上套，就轉頭向我們這方向撤來。

象搬家螞蟻群一樣的大批敵人，擁進狹小的山溝，漸漸走進紅軍連的火力圈。我高興得幾乎叫起來，多好的機會，這回要打个痛快的！可是紅軍戰士不動聲色，沉着地趴在地上，屏着呼吸，兩眼直盯着敵人的行動。我不禁為自己剛才那種急躁心情臉紅。到底是紅軍，比我這個赤衛隊員可強多了。

敌人的先头部队趾高气扬地从我们面前过去。在指挥位置上的那个家伙可能就是蔡腾辉吧，他那指手划脚、飞扬跋扈的劲头，真把我气坏了，我心里想：好小子，还神气呢，等会有你瞧的。连长好象理解我的心情似的，一挥红旗喊了一声：“给我打！”一阵排头火射出去了。这时，埋伏在四周的赤卫队也投入战斗，象山洪一样漫山翻下去。有组织的苏区人民站在山头上敲着锣鼓，吹着海螺，摇着红旗，呐喊助威。“冲呀！”“杀呀！”“活捉蔡腾辉呀！”震耳欲聋的口号夹杂着炒豆似的枪声在山谷中震荡，引起了强烈的回响。这种浩大的声势，真象有千军万马埋伏在山里。

敌人万没想到我们这一招，顿时慌乱了，四面乱闯，穷于应付。不过，蔡腾辉到底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，不久他就镇静下来了，集中一百多人向红军阵地猛攻，企图夺下制高点，杀出一条退路。可是，当他们爬到离我们一百公尺时，连长把红旗一摆，全连战士各对着早已选好的目标就是一阵排头火。

第二次敌人纠集二百多人又向山上扑来，但又象上次一样，被打得夹着尾巴滚回去了。

两次进攻失败，蔡腾辉恼羞成怒了。他调动了张发奎派来的追击炮兵，又组织精锐部队四百多人，发起了又一次冲锋。

这次攻击是空前的猛烈，炮弹连续在我们阵地爆炸，

几乎把我的五脏六腑震翻个个。弹片和稠密的子弹象蝗虫似的在耳旁“嗖！嗖！”乱飞。可是紅軍战士个个是那样勇敢！他們被炮弹掀起来的土埋上了，翻个身，从土里鑽出来，擦擦眼睛又繼續打；有的負伤了，但拒絕包扎，繼續坚持战斗。山都打紅了，空气都打热了，虽然是冬天，我还是出了一身大汗，但紅軍似乎一点不在乎。

敌人已經被我們打死很多，但攻势并沒减弱，相反地越来越凶猛了；看来他們是豁出来了。我們也有些同志牺牲了。連长跪在松树下面看着伤亡的同志，咬着牙齿，眼睛里閃耀着仇恨的怒火，用嘶哑的声音喊：“打呀，同志們！”又是一排子弹打出去，又是一群敌人倒下。可是敌人还象潮水似的往上涌，前一排倒下，后一排又冒上来，揚着脸向我們射击，打得面前虛土飞溅。这时，連长不幸牺牲了。党代表过来拿过連长手中的紅旗，繼續指揮战斗，但不久他也負了重伤。敌人又冲到离我們三四十公尺的地方了，党代表忍痛扶着松树站起来，高举着手雷大喊一声：“同志們冲呀，把敌人压下去！”說完扔出手雷，身子順着树干无力地倒下去。副連长跃身而起，喊着“为連长、党代表报仇”的口号，帶着同志們冲下山去。我看看身旁倒着的連长和党代表，不由怒火直烧，拾起一棵枪，也跟着紅軍冲下去了。

几乎是同时，各山上的赤卫队、工农革命軍也打着单响枪，揮着大刀，轟着土炮，发起了反冲锋。助威群众的

鑼鼓，這時敲打得更響了，震得山地顫抖。這不可遏止的反擊，使敵人站不住腳跟，落荒而逃。我們就乘勝追擊。

說來也巧，這時天公也來助戰，霎時烏雲四起，天昏地暗，在冬季很少出現的沉雷也在天上滾動起來。一陣驚人的閃電之後，就是一陣狂風暴雨，頓時，山野水汽蒙蒙，大地上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了。敵人已摸不清東南西北，真象陷入“八卦陣”內一樣走頭無路，到處碰壁。

我和幾個紅軍戰士追到赤石旁邊的樹林中，那里有幾個被雨淋成落湯雞的敵人炮兵，圍着兩門迫擊炮正在發射，天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在打誰？多謝那陣雨的掩護，我們摸到跟前，敵人還沒有發覺。一個紅軍戰士竄上去抱住一個炮手，摔起跤來。另一個戰士用刺刀刺死幾個。剩下的懾于我軍的威力，投降的投降，逃命的逃命了，沒有一個敢抵抗的。

經我們這陣沖殺，兩千來敵人死的死、傷的傷、逃的逃，潰不成軍。蔡騰輝帶着一些殘兵敗將，向西潰退。後來我聽說，他們逃到灘子河渡河時，遭到工农革命軍第二中隊的阻擊，有不少掉在河里淹死了。僥倖沒有淹死的蔡騰輝和一些隨從從河里爬出來，沒命地向惠陽方向跑。跑着跑着，這位堂堂的“剿赤先遣隊”總指揮竟感到褲子是個累贅，把它脫掉丟在地上，光着屁股跑起來了。跑出離赤石七、八里路時，他想坐下來休息，誰知這里又躍出預先埋伏着的工农革命軍。同志們有認識蔡匪的，高興

地喊：“光腚的是蔡騰輝，打光腚的！”目标鮮明，单响枪都瞄准光腚的齐放。蔡騰輝应声而倒，可惜沒有打死，被随从救出逃走了。

战斗胜利結束了，我們打死、打伤敌人过半，繳获了五百多支枪、两門迫击炮和十余担彈藥。这是东江革命史上空前的大胜仗。

突击赤石

叶 梅

1929年秋天的夜晚，月亮落下了西山，一顆顆星星显得分外明亮。宁靜的田野突然响起了“哧嚓”“哧嚓”的脚步声，我們閩粵贛边区紅軍第四十九团的战士們通过山上的羊腸小道，越过田埂、小桥，开始向赤石突击。二营长陈伯庆同志带着部队前往扼守通向赤石的各条道路；五連付連长黃英和我（当时是排长）帶領三十五名紅軍战士組成的突击队悄悄地向赤石西北进发。赤石圩是敌人从惠阳到海丰交通綫上的重要据点，拿下赤石，就能把敌人斬成两段，便于我們分头击败敌人，恢复我們的苏維埃政权。

这个圩是个长方形的大村，象粤东其它的村庄一样，四周的民房，城牆似地围着，一棟挨一棟，村里有些狹小的石板街道，这些街道就象一个端正的“日”字，四座三层炮楼压在四角，最高的一座是四层炮楼，象一只大方鉄桶似的立在中間。这五座炮楼控制了赤石圩。反动地主武装头子——伪民团长陈炳南領着五六十名匪兵分駐在五个炮楼。他吹牛說：“赤石圩，固若金湯，万无一失！”

然而，自从紅軍攻开鮑門圩后，陈炳南还是提心吊

胆，怕有一天紅軍打到自己頭上來，便加強了警戒，從中央炮樓的頂端拉出四根鐵綫，通到四個炮樓，每根鐵綫的兩端各挂一個鈴鐺，不管哪方發現情況，拉動鐵綫就能互通信號。

幾天來，赤石圩的敵人象得了失眠症，几夜沒撈着睡好覺。在西北角的炮樓旁，敵人還挂了一盞整夜不滅的大馬燈，燈光把西北角的道路和景物照得一清二楚。在其他各炮樓里，也都從槍眼里透出一道道微弱的黃光。敵人已經加強夜間警戒，以防紅軍夜襲。

其實，這時我們突擊隊確已進到圩的西北。因為其它地方牆壁堅固，並且住有老百姓，我們才選定這西北圩門作突擊點。這裡有几間房子被反動派燒毀了，只剩下一道道危牆斷壁，可以攀越或穿插進去。

炮樓上懸着的大馬燈象鬼眼睛似的睜着，越來越近，越近越亮。同志們一個個的心情焦急而又激動。儘管你小心放輕腳步，但三十多人“沙”“沙”的腳步聲，在沉寂的夜空中却顯得那麼响，驚動了失眠的赤石。炮樓的哨兵驚醒了，惶惑地問：“誰？”又慌忙地放了一槍；接着零亂的槍聲夾雜着鈴聲，在炮樓上响起來。我們蹲下來，屏息呼吸，不出一點兒声响。好一会，敵人見沒動靜，西南炮樓上才大聲向西北炮樓吆喝：“什麼？”“什麼？”只听得西北炮樓上懶聲懶氣地答：“沒什麼，山豬。”

眼看天快亮了。如果再隱蔽下去，等到白天突擊，對

我們是不利的。隊長和我苦心琢磨：該從哪兒把部隊帶上去呢？戰士們也焦急不安。

炮樓上用木棍支着的大馬燈一閃一閃地亮着，把炮樓照得一邊明一邊暗，我靈機一動，指着暗處低聲對黃隊長說：“從那邊過去！”

“咚！咚！咚！”又響起急促的脚步聲。敵人發現了。趕忙拉動了鈴鐺，一邊大聲喊道：“紅軍來了！紅軍真的來了！”一邊慌忙開槍射擊，不讓紅軍接近炮樓和房屋；西南炮樓上的敵人也開槍助戰。但是這時我們已經沖到一間被燒毀的房子邊，這裡恰巧是敵人交叉火網的死角。戰士們利用敵人密集的槍聲作掩護，迅速地用尖頭大斧凿穿牆壁，然後一氣沖進街內，封鎖住了這西北炮樓的出口。

這時候，住在中央大炮樓的陳炳南也從夢中驚醒，派了一班狗爪牙趕來支援，黃隊長指揮幾個戰士利用牆角和土堆射擊敵人，打死打傷了幾個，其餘的便倉皇縮回了炮樓。

太陽冒出了東山頂，天大亮了。敵人給我們圍困在炮樓里，動彈不得；但是我們要解決炮樓，也不容易。我們向敵人喊話：“繳槍不殺！”“窮人不殺窮人！”“不要做陳炳南的替死鬼！”任憑你喊啞了喉嚨，他們還是頑固地不肯繳槍。原來陳炳南在中央大炮樓里親自指揮着四個炮樓，他放開了破沙罐似的嗓子鬼叫鬼喊，一會兒威脅那些

爪牙們說：“誰繳槍就打死誰！”一會兒又說：“援兵已到了楊坑（离赤石八里路）！”來壯他自己和爪牙們的鬼胆子。

“不投降就消滅它！”黃隊長決定採用火攻。我從地上跳起來說：“我親自去！”便抱着蘸透了煤油的被單，跑向炮樓下面。樓上的敵人拚命射擊，把炮樓下的石頭打得“突！”“突！”冒火，我的行動叫敵人發覺了，一顆子彈把我的褲腿打穿了一個洞，差一點沒把腳骨打斷。

怎樣才能接近炮樓呢？我的心情比誰都焦急。我想：我犧牲了倒沒有什麼，完不成任務怎麼辦？必須控制炮樓的槍眼，使炮樓變成死樓。我試着直接瞄準封鎖槍眼，但敵人踞高臨下，我們的一舉一動被看得非常清楚；只要稍一露頭，子彈便立即飛來，我不得不另想辦法。我帶了五名戰士摸到東北角炮樓的民房里，輕輕地凿開一個個小洞，把槍口伸出去，指向西北炮樓的各個槍眼。敵人稍一露臉，就“叭！”的一槍打去，敵人還不知道是從哪裏飛去的子彈哩！有一個敵人側着臉想監視炮樓下面，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下頷，哇哇亂叫，縮回去了。這一下敵人只得乖乖地龜縮在炮樓里面了。

我趕緊趁機把煤油被單送到西北角炮樓底下點着，熊熊的火燒起來了，炮樓燒得劈拍亂響。陳炳南急了眼，派了親信一班人來冒險搶救，但都叫守護街口的戰士們擊退了。炮樓上的敵人沒辦法，便想用刀砍斷着火的樓

板，但藏在炮楼底下的我們早就准备了他这一着。一个敌人刚一揚刀，我們“叭”的給他一枪。“啊哟！”那家伙一咕嚕象倒栽葱似的栽倒了。这炮楼上的敌人没有办法，慌张地爬上最后一层楼，蹲着不敢动弹。这一层是洋灰地板，一封住楼口，就烧不着。

但是，第二层楼烧着了，猛烈的大火呼嘯着吞噬整个炮楼，黑烟熏天，楼上的敌人被熏得头昏脑胀，睜不开眼，热气上冲，把洋灰地板烧得灼热，蹲不住人。敌人便用枪杆垫住脚掌蹲着。风助火威，火烧得更旺，蹣縮在楼頂上的敌人，活象鍋子里的大虾，又蹦又叫，再也熬不住了，他們不管反劲头子陈炳南的恫吓，伸手投降了。

到了下午一点鐘，东北炮楼也随着解决了。天黑，其余三个炮楼的敌人，在陈炳南的镇压下，不顧一切地冲下炮楼，逃跑了，把一些軍用物資扔得滿地都是，还丢下了一个团丁做了俘虏。

赤石圩——这个“固若金湯”的据点，挡不住紅軍的袭击，被我們打下了，敌人惠、海交通綫被切断了。农民們欢欣鼓舞地庆賀自己軍隊的胜利。彭桂同志领导的紅四十九团的声威，在不断扩大着。一度轉入低潮的革命风浪，又日益高涨起来。